

传统“中心论”向当代“和谐共生论”的复归

——“人”与“自然”得以显现的必然路径

李 刚^{1,2}

(1.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2 南通大学法政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7)

摘 要: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都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双重遮蔽。要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自然成为真正的自然,人与自然得以双重显现,就必须从传统中心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完成从“中心论”到“和谐共生论”的范式转变!“和谐共生论”着眼于共生理念、可持续理念、多元主体互动式交往理念和多元文明对话理念的有机融合,只有这四大理念的有机融合才能真正促成“人”与“自然”的显现,也才能真正解决当代人与自然的双重遮蔽在五层关系层面所表现出来的五重危机。

关键词:中心论;遮蔽;危机;显现;和谐共生论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5680(2005)05 - 0004 - 04

一 “中心论”的当代困境: “人”与“自然”的双重遮蔽

1. 人类中心论的当代困境

人类中心论是人类工具理性极端张扬的体现,是人类意识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是整个现代文明得以建立的出发点,正如物极必反,它也是引发现代性困境的重要原因,并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双重遮蔽!人类中心论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它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为尺度,始终注重人在整个宇宙中的核心地位。人类要做自然界的主人的愿望从发明最简单的石器工具开始萌发,又从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生而逐步形成。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人类中心论最终成为人类价值观的核心,并在理论和实践上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一个颇具诱惑力却可怕信念产生了:人类已经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已经取得统治自然和主宰自然的最后胜利。但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当前,全球性生态破坏、周期性社会动荡、经常性交往障碍、普遍性心灵失衡、多发性文明冲突的严峻现实已经充分证实了恩格斯的科学预见,人类中心论带来的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片面的“成

功”,而不是全局的、持续的、全面的成功。从更深层次来说,人类中心论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现代性遮蔽!近代人类对于宗教神学的批判产生了知性的启蒙,知性的启蒙推动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人”得以逐步显现。知性的启蒙进而引发了科技理性,科技理性的迅猛扩张又完全可能僭越、遮蔽并脱离“人”自身,从而成为发展到极致的“工具理性”,成为阻碍“人”的进一步显现的新的障碍(所知障)。现当代人不仅没有摆脱反而陷入了新的“遮蔽状态”,如果说在传统时代,“人”的遮蔽主要表现在知识论,其他方面的遮蔽处于蔽而不障的状态,那么说,现当代人的遮蔽则是全面的,已渗透到生存论的层面:对自然的无条件的征服与占有已威胁到人类生存家园的丧失;对个体意识的过分张扬排斥着真实的社会性即主体间性,也妨碍了真实性个人的历史性生成;人与自身精神以及真实的生活世界的分离也引发了人内在的心灵危机。^[2]在人类工具理性的驱动下,自然与人出现了双重的遮蔽,自然界变成了只是“人类知识霸权”统治的对象,本真完整的独立存在的自然沦为畸形的附属存在物;而本真自由的人也仅仅变成受物欲支配的动物,或一架没有情感生命、自由意志的机器!

2. 非人类中心论的当代困境

自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以自然的系统性和“自组织”性为本体论依据,主张自然的“内在价值论”,倡导生态

【收稿日期】 2005 - 05 - 23

【作者简介】李 刚(1976 -),男,湖北黄冈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南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研究。

中心论,反对人类中心论的道德伦理观对人的“顾恋”,就一直成为西方非人类中心论的主导话语。非人类中心论主张彻底突破传统伦理学的局限性,把道德对象扩展到人以外的其他存在物身上:“环境伦理是绿色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之一。它的根本精神,就是扩展伦理关怀的范围,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一种新的伦理原则的基础之上。”^[3]非人类中心论的伦理原则外在于人并与人相对立,因而他们提出的道德原则对人是一种他律,而不是一种自律。非人类中心论从事物的客观存在中,推出其价值意义和人类应该对其所尽的义务,如动物权利论认为,动物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受人类保护的权力;自然价值论认为,非人类生命存在的事实本身就决定着它们与人一样拥有内在价值。在他们看来,承认动物的权利或非人类生命的内在价值,就能够为生态环境树立起一块盾牌,防止人类对其践踏。如果说,人类中心论是人为自然界立法,那么,非人类中心论则是用自然界为人立法。正如康德所言,道德原则不能是他律而只能是自律,只能是行为者自己为自己颁布法则。在他看来,“他律”的道德原则外在于人且与人对立,因而对人是一种异己的强制力量,它使行为主体在行为中丧失了自我(遮蔽),把人降低到受自然必然性制约的地步。人的本质是自由,人的发展就是由必然王国不断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非人类中心论把人重新限制在自然必然性之中,这与人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道德原则必须以人的本质为依据,惟有经过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的自觉行为,才属于道德行为。非人类中心论不仅使人陷入丧失自我的困境(人的遮蔽),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被压制了,本真自由的人降格为受必然性支配的奴隶;而自然因其离开真正的“人”也丧失了它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因此,非人类中心论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双重遮蔽!

结论:在当代,无论是人类中心论还是非人类中心论,都显然造成了“人”与“自然”的遮蔽。由于偏离了人的本质(自由)自身,中心论形成的这种双重遮蔽是必然的!自由的本义为:自己规定自己。人类中心论意义下的自由变成了:自己放任自己,忽略了自由的内在规定性,把自由歪曲成了放任自流(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最终使“人”与“自然”被遮蔽了;非人类中心论意义下的自由变成了:自己压制自己,忽略了自由的无限超越性,使人沦落为自然必然性的奴隶,也使“人”与“自然”难以显现!因此,要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自然成为真正的自然,人与自然得以双重显现,必须从传统中心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完成从“中心论”到“和谐共生论”的范式转变!

二 从“中心论”到“和谐共生论”的范式转变

无论是人类中心论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还是非人类中心论从自然的内在价值和人作为一个物种对于生态系统的依赖性出发,都没有摆脱“中心”这一范畴。“中心”是相对于“边缘”而言的,在界定人类与自然界的关

系时,两种“中心论”的理论起点都是以一方为“中心”,而另一方很自然地就沦落为“边缘”了!也就是说“中心论”是以人类与自然界的对立为基点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人与自然的双重遮蔽!因此,要使人与自然重新显现出来,人成为真正的人,自然成为真正的自然,首先必须摒弃“中心”与“边缘”之先见,完成“中心论”到“和谐共生论”的范式转变!

“中心论”只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之处,而忽略了人与自然内在的统一性。其实,马克思在早期就从实践本体论的层面阐述了人、自然与社会三者内在的统一性。“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无可辩驳的证明。”^[4]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感性活动本身已把外部对象世界(自然界)的客观存在作为自身内部的一个不言而喻的环节包含于自身了。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是通达人自身、自然界与社会惟一可靠的根基,就像海德格尔用“此在”通达整个世界。自然界并非完全外在于人类的“自然”存在,而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在人的世界里,并不存在抽象的自然界,抽象的自然界本身是无目的、无意义的,它不与人的感性发生关系,因而是一种“非存在物”^[5];感性的自然界则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同时也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或“精神食粮”^[6]。通常人们仅仅把人看作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而马克思认为,“整个自然界”,包括那些人所无法企及的日月星辰等等,都成了人的一部分。整个自然界,包括在人之前和在人的视野之外的自然,都成为了一个产生人、发展到人的合乎目的的系统。^[7]现实的自然界的形成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之中,即人类的历史中。“全部历史、发展史都是为了使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需要所做的准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8],必须从人类史与自然史相统一的视角去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历史地确立人类对待自然的合理态度。现实的自然界是人通过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生活世界,是“人的无机身体”,而人是创造自然的自然。因此,人类对自然进行能动地改造的过程,也就是人自我改造的过程。人就不应仅仅把自然作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对象和工具,而必须把自然看作自我生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遵守自然的客观规律,也就是遵守人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以这种新的视角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自然最终得以显现的条件,是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基本保证,是从“中心论”到“和谐共生论”的范式转变的必然要求。和谐共生论从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人与自然历史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出发,突破传统伦理的局限,扩展伦理的范围,使得自然成为人自身的一个部分。和谐共生论真正扬弃了自然和人、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人在对象(自然)上确证了他自身,对象(自然)也是他创造出来的,所以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仍然是对象化了的自身:自然界是自己的身体,至于他人,则是另一个自己。在和谐共生论的视角下,“人的遮蔽(显现)”与“自然的遮蔽”显现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在人类未产生之前,自然界是不完整的、未完成的、片面的,人是潜在的;在人处于异化状态时,人被遮蔽了,而自然仅仅沦落为“工具”,其本质上的丰富性与

